

论张晓风散文的审美风范

廖世苹¹, 傅德岷²

(1. 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东院, 重庆 401147; 2.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新闻学院, 重庆 400020)

摘要:台湾散文家张晓风在多年散文创作活动中不断进取,从东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走出一条中西合璧的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她在写作题材、情感因素、艺术追求方面均体现了“亦秀亦豪”的审美风范。

关键词:散文;亦秀亦豪;审美风范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5-0082-05

张晓风是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家,原籍浙江金华,1941年生。1949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958年考入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台湾阳明医科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和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晓风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先后出版了《地毯的那一端》(1966)、《愁乡石》(1971)、《步下红毯之后》(1979)、《你还没有爱过》(1981)、《再生缘》(1982)、《我在》(1984)、《从你美丽的流域》(1988)、《我知道你是谁》(1994)、《“你的侧影好美”》(1997)等十余部散文集。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被余光中在《亦秀亦豪的健笔》一文中誉为“第三代散文家里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张晓风行过人生的中途,更“喜欢岁月和风霜的感觉……更心许的却是今日的自己”(《再生缘·后记》)。20世纪80年代以后,她在创作中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在“薰薰欲有所燃的南风里”,成为“对别人和对自己都欲有所待的看花人”[1](4页)。

一 “欲有所待”的“关情”

源于涵盖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爱,张晓风散文已

由过去抒写“小我”、“私爱”拓展到对宇宙人生“大我”的关注。在重重重复的“欲有所待”中,张晓风的散文作品往往呈现三类题材:对故国家园的乡愁、对山川风物的虔敬、对人生层面的观照。

张晓风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故国家园在她记忆深处定格成为永恒的印记。在她的散文作品中,乡愁——这个最基本的文学母题,大致呈现两个层面,即眼前客体的乡愁和文化层面上的乡愁。她身居台湾,可时时盘踞在心头的“家”仍是在大陆的故土。她在《远程串门子》中这样写道:“想一山之隔,山的那一方是雅鲁藏布流翠的西藏,接下去依次是千湖炫碧如孔雀开屏的青海,然后是全国的中心甘肃,是有着长安和咸阳一双古城的陕西,以及故事里有包公坐镇政清如水的开封府的河南,然后是江苏,以及我那项羽住过,白居易住过,苏东坡住过的徐州古城,我的故乡。”一山之隔,她只能想象山那边的种种情形,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怎样一种梦回萦绕的乡思之苦!尤其《愁乡石》一文,她写到“鹅库码”度假,站在中国海的沙滩上遥望中国的乡愁之情,更是叫人撕心裂肺。她说:“而现在,在这个

收稿日期:2003-03-11

作者简介:廖世苹(1965—),女,重庆市渝北区人,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东院讲师;

傅德岷(1937—),男,四川省崇州市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新闻学院教授。

无奈的多风的下午,我只剩下一个爱情,爱自己国家的名字,爱这个蓝得近乎哀愁的中国海。”“望着那一带山峦,望着那块使东方人骄傲了几千年的故土,心灵便脆薄得不堪一声海涛。……忍不住想到自己为什么不是一只候鸟,犹记得在每个江南草长的春天回到旧日的梁前,又恨自己不是鱼,可以绕着故国的沙滩岩岸而流泪!”然而她的“乡愁”并不只停留在地域的层面上,她更将视角伸到以文化为主体的层面上来。《河出图》中,当她看到图片上那横决欲出的黄河时,禁不住为之呐喊道:“爱她,只有一个不成逻辑的理由——只因河出图洛出书,自《山海经》自《禹贡》自《诗经》自《乐府》自李杜以来,她一直是我们的河,是我们生命最原始的节拍。”张晓风笔下这种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呈现,再经她强烈的情感色彩渲染,使作品富有了秀丽宏阔深沉的内蕴力。

至于山川风物的描写,本是散文天经地义之能事。张晓风在此类作品的写作中,不是对自然景观作静态式的纯客观描写,而是将个人的情感注入其中,达到内心世界与外部景物的契合,创造“人化自然”。《地勺》一文中,她夜晚泛舟湖上,只见“黑暗中四山隐隐在望,满天繁星,橹声如梦,湖上寒意甚浓”。在如诗如画的夜景里,她陶醉在其间:“在星子的天勺与大湖的地勺之间,我们的小舟也许是一只小勺吧?只舀一小时的湖上良辰。我自己也是一只小勺吧?舀一生或痴或狂的欲情。”天地之大,人何其渺小。观念转动,她将自己交给了天地,使内在心灵与自然外物达到契合。不仅如此,张晓风还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关注人的命运,使得她的景物描写时时透出一种哲理意味。《杜鹃之笺注》中,由“千岩之上,万水之畔”的杜鹃推及世间万物,人类则是“费心为万物一一作注释的人”。一则有关杜鹃的美丽凄绝神话更令她发出如下的深思:“人间的欢愉,人间的艳色,背后不都潜藏着生命极挥洒处的最后一滴血吗?”生命的极致也许就在于此。张晓风以她独特的感悟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意境是极其深邃的。

大千世界,众生芸芸。在人生层面的观照上,张晓风散文大致可概括出三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对人生种种矛盾的思索;对人性真善美的歌颂以及对假丑恶的鞭挞。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类生存环境却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张晓风在

《给我一点水》中间接阐述了这种思想。一开篇,她便羡慕百年前的人们,“因为还知道什么叫作干净的水”。到后来,“溪水却日甚一日的浑浊恶臭起来”,这种伤心欲绝的经验,使她“不再去旅行了”。她渴望能拥有孩童时代的“好水”,但“那样的水在哪里呢”?作者于无可奈何的叹息中,提出了有关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经过岁月的风霜,她的思想更为成熟深邃,她更注重对人生矛盾的思考。在《爱我更多,好吗》和《爱我少一点,我请求你》这组“矛盾篇”中,她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的爱,“好让我的囊囊满涨而沉重”;另一方面又不愿获得更多的爱,“因为爱使人痴狂,使人颠倒,使人牵挂,我不忍折磨你”。她要努力把“小我”之爱转化为“大我”之爱。张晓风还站在人生的另一层面上,对人性进行了正反两面的反映。母亲,始终是女性作家创作的源泉。在《母亲的羽衣》中,她着意写出母亲把青春的羽衣锁进箱底;本来母亲可以穿上羽衣重返云端,但为了儿女她不忍飞去。在张晓风笔下,由女孩到母亲,这个女性生命旅程的两个不同阶段是那样温馨动人,人性在母爱中得到升华。在《你的侧影好美》中,她表示:“我这辈子该做的事就是去告诉别人她所不知道的自己的美丽的侧影。”表达人性中的善美之心。另一方面,她又在《幸亏》一文中,更对那些“或吸烟相残,或服迷幻药,或苟且自误,或郁郁无所事事”的人进行鞭挞,于假设的惩处中揭示了当今台湾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病,反映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精神危机。

随着社会阅历的丰富,思想的日益深邃,张晓风散文创作的路子越走越宽。她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会跨步而行,或直奔,或趑趄,或彳亍,或一步一踟,或小伫观望,但至终,我还是会一步一脚印地往前走。”[2](555页)她并不囿于琐细家事,乃至“红毯”天地,而在视野上将“我有”拓展到“乡愁”、“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使其散文呈现出一种女性作家“柔”中有“刚”的少有的壮阔境界。

二 割不断的三重“情结”

散文是创作主体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张晓风在多年的散文创作活动中,不断丰富发展,终于找到人格灵魂的自我定位。我们从她文化艺术的心理积淀中大致可分割出三个层面,构成三重“情结”,即母性情结、文化情结和禅宗情结。

(一)温馨动人的母性情结。在女性作家的潜

意识中,有一种对周遭一切普遍的关爱,这是女性所固有的本能。倘或身为人母,这种本能更被激发得淋漓尽致。萦绕于亲情、友情、爱情之上的母性情结,使得女性作家的作品沉浸在爱的温馨中。诚如她在《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一文中所说:“我因怀胎和乳养的过程,而确定怀有‘彼亦人子也’的认同态度,我甚至很自然地用一种霸道的母性心情去关爱我们的环境和大地。我人格的成熟是由于我当了母亲,我的写作如果日有臻进,也是基于同样的缘故。”这种基于母性情结而普遍洋溢于一切之上的爱就极为自然地在她的散文创作中流露出来。在《只因为年轻啊》一文中,当学生用“唱歌般快乐的声音”回答爱的反面是恨时,她叹道:“只因为太年轻啊,爱和恨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一个字吗?”是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年轻人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尚还欠缺,但他们却喜欢对人生作一些肤浅片面的回答。因此,张晓风怀着慈母般的怜爱叹道:“只因为太年轻啊,以为只要换一个方式,一切就扭转过来无憾了。”源于母性情结而衍生出来的爱,在张晓风笔下是那样地纯洁无暇、细腻感人,她用普遍之爱展示其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

(二)凝重深沉的文化情结。我们每个人都横向地属于时代,纵向地属于民族文化。而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总是或多或少地在作家创作中被复制被体现。作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散文家,张晓风对民族文化更有纠缠不清的情结。在大陆战乱中的童年经历,使故家园成为她记忆深处最初也是永恒的印象。鉴于台湾与大陆母体文化的长期隔绝,她对大陆母体文化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憧憬与向往。在《细细的潮音》中她这样写道:“望着那犹带中原泥土的故物。我的血忽然澎湃起来。走过历史,走过辉煌的传统,我发觉我竟是这样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这种深沉厚重的民族文化情结,使得张晓风的身心发生分离,于是在作品中常常看到她的肉体生活在现代,而灵魂却游离于唐宋。管管在《台湾十大散文家选集》中如是评价道:“她的作品是中国的,怀乡的,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的。”张晓风将这种血脉相连的民族文化情结深植于作品中,成为其散文创作的基因。

(三)空灵顿悟的禅宗情结。文学与宗教本身有着相当的联系。自南北朝以来在中国生根兴盛的禅宗,似黄河之水天上来,普遍地渗入中国文化的精

髓,在有形无形中丰富了文学的精神内涵。黑格尔曾指出:“艺术是和整个时代与整个民族的一般世界观和宗教旨趣联系在一起。”[3](38页)就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它本不是一个狭小单纯的领域,它具有“向外”和“向内”的驱策力。文学愈是向内回复自身,便愈在这样的层次上与宗教相邻。禅宗的“空”、“顿悟”、“本性”、“心”、“境”等渗透于中国文化艺术中,终至形成中国艺术独有的禅意。在张晓风的散文中自有一种空灵高远的意境,这个意境便是禅宗。她虽人在台北,心境却飘逸超脱,这点与禅宗要求心的出世自在,而作入世救众生的行径相吻合。张晓风散文中的禅意,便是那宇宙万有、人我同体的心灵感悟。在《想要道谢的时刻》一文中,撞进屋中的高空鸟影是一种意趣,而在映着鸟影的玻璃垫上写作更是一种奇趣。由此她想到:“能为此地之人,为此事此情而忧心,则这份烦苦也是了不得的机缘。”她为所拥有的“可以对自己安心一笑的体悟”,郑重万分地“向大化道一声谢谢”。她将精神寄托在永久的遥途与不可思议的境界里,得到一个自我安心的功效。张晓风散文隐隐透出一股禅意,使其作品平添了几分哲思与理趣,呈现一种不可言状的空灵感。

正是这潜隐的三重“情结”,构成一幅层次感极强的“心灵之画”,极大地丰富了张晓风散文创作的艺术意蕴,使她的作品在温徐的抒情背后呈现着一种遒劲的审美风范。

三 中西合璧的艺术追求

张晓风认为:“散文在诸多艺术中是尤其不致为大众文化所取代的。”[4](97页)因此,她对散文创作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1991年8月在汉城,她曾说:“如果将来的文学史,独有我们这一代是一个空档,别人可以不负责任,我们却无以辞其咎!”[5](70页)为此,她潜心于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借鉴。她虽是中文科班出身,却又不囿于所谓“旧文学”。经过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张晓风散文成功地运用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技巧,但其作品又免于一般西化。在散文创作道路上,张晓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形成她中西合璧,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范。

(一)艺术营构方面。张晓风散文主要有两类结构:意识流动式结构,这是西方的;形散神聚式结构,这是中国的。

张晓风在散文创作中有意识地引入西方意识流手法,以充分表现人物意识瞬间万变的流动状态和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活动。她的《星约》在这方面是极为典型的。这篇散文以她的兴感为轴心铺展开来,一切又都随着真实的意志而隐没上升。作者先以夜观哈雷彗星为由头,纵横古今,使意识流动变幻开来:她先由今夜观星上溯到1910年,那时“一代仁人志士”正为国家民族命运而奔波;再往前推移到“易水既寒,群书成灰”的动荡年代,那是史书记载的彗星最初出现的时间。但作者思绪并未就此延伸下去,而是回到今夜,站在人生旅途中试图“寻找自己和整个天地的位置”。思绪漫延到一则童话中,作者由此想到“彗星是一场祸殃”的说法,但她并不畏惧,因为“凡是美丽的东西,总深具危险性”。仰观星空,她想到古希腊人曾用“光年”作为星光的计算单位,不禁对古人的天文造诣深感钦佩。一句“猎户在天”的玩笑,使作者思绪飞到南北朝,今夕的星光便是“从当年大匠举斧加工的年代出发的”。意识又回到今夜,在“为能见到的以及未能见到的,为能拥有的以及不能拥有的”践约中戛然而止。透过那字里行间跃动跳跃的意念,一种历史兴亡感油然而升起。这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如行云流水般的随意性,极大地丰富了张晓风散文作品的内涵,形成其独特的审美风格。

形散神聚式的传统艺术结构在张晓风的散文创作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在《一句好话》中,她将五则彼此独立的故事串接在“一句好话”中:从儿时听女佣讲肥肉瘦肉的故事而悟出要以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困难挫折的道理;十年前丈夫的一句话——“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令她“一生感念不尽”;罗马咖啡小店侍者的“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话又引起她对万物亲切的感触;学校开会教师们谈及将来与学校“一起老”的话,使她有一种幸福感;以及恩师的“你长大了,要做人了!”使她感到“一夕成长”的深意。这些都使她“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令人思之不尽”。贯穿全文的便是世间那平凡真挚的祝福与善意,在这一主旨统摄下看似散乱的几件事便显得有条不紊了。这种写法犹如八面来风聚于一点,中心突出而意蕴深沉。

(二)艺术传达。张晓风一方面巧妙运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象征、幻觉、错觉等手法传达丰富的意蕴,同时又采用传统的以小见大、以物见理、以景抒

情的方式展现作品的艺术魅力。

张晓风适当运用象征手法,借有形寓无形,开拓了作品的意蕴,使其散文呈现出现代诗般莽莽苍苍的感觉。《丝路,一匹挂红》一文中,她以两个孩子分别象征东方和西方,他们少年时代的恋情则象征古代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但西方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已死亡。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犁下深红的血沟”。她用血泪控诉着近代西方对东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另外,她还通过人物的某些特殊感觉——幻觉和错觉等,发掘人物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情感因素。以《地毯的那一端》为例,要当新娘子了,她觉得“这些日子我总是累着。去试礼服,去订鲜花,去买首饰,去选窗帘的颜色。我的心像一座喷泉,在阳光下涌溢着七彩的水珠儿……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要被送到另一个境域里去了”。她通过错觉与幻觉的描写,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少女临出嫁前特有的惴惴不安的内心世界。

张晓风善于从纷繁芜杂的材料中选取以小见大、极富意蕴的题材。女性作家本身具有某种特殊的艺术敏感力,她们能通过那些清浅的琐事组成一个丰富的人情世界。在《雨荷》中,她观察一朵半开的红莲,是源于一次“雨中走过荷池”。面对那雨中欲语不语的红莲,她不禁“为之惊愕驻足”。进而想到:“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你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地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和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在她笔下,连一朵半开的红莲都具有如此丰厚的意蕴,引发读者心灵深处的震动。这足见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特有的艺术才情。不仅如此,她还善于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达一定的哲理,即所谓的“以物见理”。以《行道树》一文为例,她通过对行道树的描写,以拟人化的手法述说了它们内心的忧愁——受不了越来越重的空气污染。但她并未停留于此,她又进一步剖示其内心——于污秽的环境中制造新鲜空气的自身的奋起精神,由此她赞颂了行道树们乐于奉献的高洁品格。至于以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更是张晓风之擅长。《我在》一开篇,作者便去“面湖”,去找早一月开花的蟹爪兰,去采伯夷充过腹的春蕨,去欣赏“毫无章法乱开一气”的各种各样的小花,到“山水胜处”去喊一声“我在”。她把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弥漫在行云流水

般的文字中。

(三)艺术语言。张晓风散文既体现古诗古语古韵之“古风”，又有现代语言洒脱的韵味。她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深厚内蕴，使其散文作品时时透出一股“古风”。在《山的春秋记事》中，她曾对陶塞村、陶塞溪作过这样的精彩描写：“陶塞村在四月是粉红色的寝宫，桃花村下一路行来，只觉淡淡的胭脂在眉颊歌啸，在若有若无的风里晕开。”只一“晕”字，便点出人行桃李、唐人笔下“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无限意趣。而“陶塞溪是一首永不歇拍的哗然的长歌。水是永不进断的琴弦，山是永不摧坏的雁柱。一切凹入的岩穴谷地皆成共鸣箱，一切奇拔突起的山势皆如鼓钹铿锵沸然扬声。”这简直就是诗！诗的韵味，诗的意境，她其实是“不分行写诗”的诗人。

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张晓风又将现代诗歌艺术手法引入当代散文创作，使其散文极有气势，语言显得洒脱流畅。《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山从四面叠过来，一重一重地，简直是绿色的花瓣——不是单瓣的那一种，而是重瓣

的那一种——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觉，这种柔和的、生长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严芬芳，你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为天地立心’的那个人。”以重峦叠嶂的群山为花瓣，以水上的“我”作花蕊，这便是张晓风的“豪喻”，这便赋予了作品极大的张力，给读者无边想象的空间和驰骋的余地。

张晓风散文里这种古典文学的雅致与洒脱的现代意识相结合，便形成她散文精致流畅、优美自然、空灵秀逸、亦秀亦豪的艺术风格。她不断进取，不停地前行。因此，当我们在她已创造的美的世界前伫立时，她又向着更为广阔的“山外青山”进发了。她曾说：“文学英雄的较力是要等千儿八百年的，千年之后，孰高孰下才见分晓。”[1](2页)作为台湾第三代散文家，张晓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厚土壤，同时又借鉴西方的现代文学技巧，博采中西，融通古今，形成她独具一格的散文风范。她引一代文学为己任，用她那支“亦秀亦豪的健笔”挟带古风，走出一条既饱含中国诗味又具有现代意识的散文之路。

参考文献：

- [1]自序[A]. 张晓风. 从你美丽的流域[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2]张晓风. 晓风素描[A]. 张晓风自选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3]黑格尔. 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4]张晓风. 共领风骚数十年[A]. 韩中日随笔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韩国:银河水出版社,1991.
- [5]傅德岷. 张晓风印象[A]. 旅韩随笔[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On Aesthetic Style of Zhang Xiaofeng's Essay

LIAO Shi-ping¹, FU De-min²

(1. East Campus, Chongqing Electronic Voc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 Chongqing 401147;

2.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stitute, Chongq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University,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Zhang Xiaofeng, Taiwan essayist, makes continuous progress in her essay creation of many years, learns from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finds a way appropriate for her ow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She develops an elegant and uninhibited style in her subject matters, feeling elements and artistic pursuit.

Key words: essay; elegant and uninhibited; aesthetic style

[责任编辑:唐 普]